



把语言打磨出光泽

□汪 政

浙江作协长期重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他们有文学之星、青年作家库,这样的做法坚持了很多年,虽然这些做法不是浙江独创,但有的地方坚持不到一两年。这些举措长期持之以恒,若干年以后就会显出成效,可见浙江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是成体系的,形成了非常好的氛围。

目前浙江的青年作家空间分布、年龄分布、文体分布、性别分布都比较均衡,实际上就是一种良好的文学生态。我所在的江苏的青年作家从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集中在南京和苏州这两个地方,而且实力比较强,也可能把其他的区域掩盖了,但浙江空间分布非常广,这种均衡有利于一个省的文学发展。第二个均衡还在于,浙江青年作家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他们在文学上的趋向不是一窝蜂的,而是有各自的文学主张和价值趋向,所以形成了浙江青年作家和而不同的风格。另外,浙江的青年作家对浙江的地方经验有比较多的关注,不管是散文也好,诗歌也好,对浙江的文化都有很好的表达,将其作为创作的一个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的是,浙江的青年作家对于各种文体形式的探索,对于新媒体、新文体,对于大众、市场、时尚等等新的结构元素都有非常好的呼应,体现了青年作家写作新锐的、探索的特点。所有的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希望浙江青年作家跟江苏青年作家有很好的交流。

骆烨的小说,风格非常明显,他的题材上有主体性,就专辑里收入的这两篇小说而言,主题可以用“表现被迫害、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群”进行描述。小说《你也在寻找》体现一群在城市拣垃圾的人的生存状态,这是中国当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当然并不以表现他们真实的生活来作为全部的表现内容,而是一方面把他们作为记录,另一方面又把他们作为一种符号,来象征当下中国普通的、底层的生存者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后者。小说除了写拣垃圾的底层人群,还写了被区长包养的少妇。小说通过一双高跟的红皮鞋,把两种人物的命运跟故事纠缠在一起,同时又把写实跟梦幻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这个作品的容量和张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得出来,骆烨是带着一种激情来写的,有的时候情绪到了失控的状态,可见他对于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群关注的表现,让人看了以后很震撼。两种人群实体与象征、写实与梦幻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它的立意表达的手段,同时也是作品叙述的一种方式,体现了骆烨的探索性。

《那年冬天雪在飘》跟第一篇相比,从探索方面来讲要稍微不同一些,是写在生活上、在学业上都非常困难的大学生群体的状态,其中包括大学生怎么写论文都通不过,想了很多办法去找刊物发表论文,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后不得不通过卖血来换取论文发表的钱。这个小说揭示的还是比较深刻的,但相对而言过于直白,好像没有经过打磨。另外构思好像沿着读者的想象,也没有出什么意外,比如我读的时候就想到,主人公卖血会不会得艾滋病?到最后真的得了艾滋病。处理情节是对作家巨大的考验,有时候通过意外的事件来处理情节,往往是作家力量单薄的表现。另外,不仅仅是对于骆烨,对于其他青年作家也一样,其实到最后可能就是比较语言,我希望浙江青年作家要在语言上打磨一下。

木木的诗歌表现了风格的多样性,而且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诗歌《声音》对人的存在有非常好的把握,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对于人与世界、人与社会巨大的矛盾、巨大的孤独感表现得比较到位。而组诗《黄岩风土》是对浙江风情的描述。所以我说浙江作家接地气,就是因为对地方的书写比较到位,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书写,不把各地奇风异俗作为表现对象,而是拓展空间,尤其是将个人的感受放到重要的位置,虽然是写浙江地方,但是写出了不一样的情感。

·观点·

陆 梅:

在浙江这样的大省,其实每个作家拿出来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这些作家分散在各个区县,分散在各个地方,他可能就是代表一个地方。同时,这些作品也体现了一种共性,有一种熟悉、亲切的南方气息,这种气息在我看来是幽微的、温润的,这是南方小说家的擅长,不拖泥带水,也很懂得怎么在作品里表达。

曹 霞:

浙江青年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经验,他们从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中提取了很多新鲜的成分,这些作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意,故事可能不是很复杂,但是有它很新鲜的地方。其次,他们对当下伦理现实的观察也非常有意思,在叙事上的处理也有自己的个性,比如说他们对家庭伦理题材的观察跟传统不一样,有一种变化,甚至有时候会有颠覆,这是很有价值的,是一种反际性的呈现。另外,这些作品的江南特征特别明显,尤其散文的格调、诗歌里的意象以及他们的人文情怀,都有一种江南特色,构成了一种江南风物志。



年轻作家的叙事能力不容小觑

□吴义勤

《江南》杂志的“新荷小辑”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年,浙江的青年作家已经非常厉害,整体队伍的结构力量已经在文坛上崛起得令人羡慕,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文学力量。我们一直说浙江是一个文学大省,这是实至名归。

朱个是“80后”作家里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位,她的小说气质我很喜欢。她特别擅长心理分析,对人物的心理观察,细腻与耐心的程度有点像艾伟这样的作家。她的《夜奔》是一篇非常棒的短篇小说。故事很简单,但它的叙事还是很有难度的。教育局的两个同事,一男一女,两个人都非常渴望出轨,他们通过网络聊天,彼此勾引、试探、引诱,到最后决定私奔,整个过程写得非常好,层层的心理铺垫、精神铺垫写得非常细腻。那种抽丝剥茧可以看出朱个很强的叙事能力以及对人物观察、把握的能力。同时,它的结构也很好。其实这是个心理展开的故事,心理的细腻描写会影响情节的角度和速度,所以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情节推进的速度加进去。朱个在写两个人暧昧心理的同时,将两个人各自家庭的母女关系、父子关系作为情节的副线,对小说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这两个人的暧昧形成某种衬托,而且最后两条线索又有偶合。我觉得这个小说是对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很具象征意义的一种言说。这个小说的缺点在结尾,私奔戛然而止,它是通过一个地震外力事件来结束的,我觉得稍微简单了一

点,如果按照这个小说的品质,应该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朱个的另一篇小说《死者》,也很有意思。写了一个葬礼,人物连名字都没有。这个葬礼是在捕捉人物情绪的波动:一个老头可能还存着生活中的一种浪漫,想海葬,但是所有家人都不理解,他们在葬礼上的表演,表面上都在哭喊,但实际上老人的心愿没有被注意。我觉得这个小说结尾特别好,因为本身大家都是旁观者,到最后这个主人公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完全把自己的情绪、悲伤,所有人生积淀的痛苦全部找到,然后发出了真正的哭声,一种酣畅淋漓的哭声,也使这个葬礼成为了一个完美的葬礼。这个小说写人的情绪是怎么被激发的,从哭别人,哭一个死者最后变成哭他自己。死者的这个葬礼,最后变成一种对自我整个生活、精神的追悼,因此这个小说很有意义。朱个作为“80后”的作家,体现了非常好的小说家的潜质。

这本专辑里边,“80后”作家丁真的两部作品也很有特色。她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奇特的经验。《地狱的供词》写的是网游一代人的心理经验和生活经验,小说的写法很像余华的《第七天》,是人玩网络游戏打架被杀死之后灵魂的独白或者跟别人的对话。这个小说是第二人称叙事,第二人称叙事有很大的难度,要以讲述的方式把故事情情节讲出来。丁真的呈现很有意思,就

捕捉普通的人生

□木 弓

“新荷小辑”作为“新荷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浙江作协扶持青年的一个成果。我为浙江能有这么一批活跃的年轻作家感到高兴。浙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活跃着一批对中国当代贡献非常大的优秀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我记得当年曾和浙江文学院的盛子潮院长讨论过怎样培养青年作家。现在文学院的领导积极制定了培养青年作家的计划,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向前推进,让我们看到了浙江文学的希望。

我谈谈这本专辑里“80后”作家黄慕秋的两篇小说,一篇叫《浮城双色物语》,这是魔幻类型的小说;还有一个是短篇小说《深渊》。

《浮城双色物语》实际上是一个魔幻故事,它的来源像是从网络游戏情节扩展出来的。在今天,这样的一种创作很普遍。由网络游戏发展起来的这种小说,现在还没有机会得到一种从中国传统继承的文化来支撑,所以它的发展空间很大。这类小说主要表现出青年作家的才华、热情,一种很独特的文学品质,所以我觉得这类小说现在来评他写得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有点困难,我们都在期待她更代表性的作品。

《深渊》就比较现实一点,讲一个被强奸过的女孩子跟

浙江的青年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欢喜的是作者群庞大、整齐,冲击力强,创作力旺。让我“忧”的是,每次诗歌评审会,总是浙江诗人给评委“找麻烦”,因为最后总是获奖作家中浙江的就有四五个,一共才十几个名额,一个省就占了这么多,有时候必须得忍痛割爱。作为编辑,说实话要感谢浙江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人,但同时也希望全国能有更多这样的省份。

江离的诗歌有着浓郁的才子气。字面上的表现是温文尔雅,但是更重要的特征,就是独立的诗歌品格,这种独立表现在审美判断上。他的作品信息量比较大,可并不是把所有信息量在面对一事一物一人和一段情感时那么庞大的体现,而是梳理、整合得非常合理。他在表现与社会关系的时候,在表现情绪状态的时候,又表现出了文人气息,而且很充分,他可以原谅一切伤害过他的人与事,甚至我们觉得该咬牙切齿的都原谅,同时也原谅自己。他是一个真正不与时代为敌,而且还能保持凝聚内心幻想权利的诗人,他像在梦中一样观看现实,不断原谅他人,原谅一段故事,然后去原谅自己,这好像是优点,但其实这里面还隐藏着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在作品中没有表现出文人更尖锐的一部分,深入事物内部,把事物真正内部的是红、是黑、是白剖析出来,我更相信是他不愿,不是他不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他的作品表达方式上,在传统与个人的文人经验之间,其实是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好在他年轻,能让人看到他有极大的上升空间。

一个有些变态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但是这个男人在性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困难,年龄差距也非常大,两个人在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痛苦,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心理纠结。为了报复这个男人,这个女孩又去结识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恰恰就是当年强奸过她的那个男人。这个故事从情节安排来说有些残忍,讲人跟人之间通过性关系的互相利用,这样的主题反映出作家对生活某种比较直观的看法和认识。

读这两篇小说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在题材方面,青年作家在开始进入创作的时候,比较追求题材的怪异性,可能是对普通的日常生活认识和体会还没有深入,所以对奇怪的东西捕捉能力非常强,但我建议应该更多去捕捉一些普通人的普通关系,虽然这对于创作来说非常难,但做这种创作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对普普通通的正常关系的生活能够把握得心应手,对今后捕捉很怪异的东西就有更深刻的体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青年作家在创作当中进步。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这一关过后的话进步就会非常快,成绩就会非常显著。

第二,模式方面,一些青年作家为了追求这种怪异,会比较追求偶合式的结尾。比如说黄慕秋这篇《深渊》就讲了跟女主角恋爱的人就是原来强奸过她的那个人,后来她发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整个人崩溃了。这种情节的安排,人为痕迹特别重,所以我建议青年作家选择题材时,在情节上慎用偶合式结尾。因为人为的痕迹跟生活逻辑不太一样,作家主观的东西不断去改造这个故事情节,使这个故事情节不断按照偶然巧合的方向去发展,这种情节很容易让你兴奋,所以可能会这样去安排它。我建议青年作家以后在用这种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慎用它,因为这种选择后面表现出我们对生活理解的一种片面性。

浙江诗歌的力量

□商 震

张巧慧的诗歌有两个特点:第一,作品叙述非常可靠,也就是他能把生活中活生生的事件转化为有效叙述和表达。叙述可靠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诗词是一个情感的艺术体,它的感情是真实的,所以面对可靠的事件,又能投入自己的真实情感,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张巧慧的诗大部分表述疼痛、扭曲、生长,这种扭曲、挣扎和对疼痛的理解,都来源于她个人的文化能力、审美能力,不是直接摆在桌面上,而是她用自己的文化和能力整合处理,然后深入下去。她的作品是很感染人的,是能触动人心的诗歌作品,她会越写越好。她的诗歌问题在于审美的宽度,过于地计较一事、一物、一段情感,会影响她诗歌外延的张力,所以要注意审美的宽度。

钱利娜的诗歌既有现代的表现手法,又有传统的审美含量,她的诗从文面上看富于一种浪漫的诗意,但读完之后发现诗中最可取的部分就是个人的愿望、梦想以及审美追求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而这种落差使她的作品充满魅力。她诗歌的问题是叙事、抒情不够平衡,文大于质。

方石英的作品表现出扎实的生活场景,他的作品中不断强调“我在场”,

是把这代人对于游戏、对于爱情,以及对于友谊、价值观等等,很多东西都融化在一个很简单的世界里。《地狱的供词》这篇小说,内心的情感或者心理的强度很大,她对于时代的感受,对于这代人的感受体现得很充分。

丁真的另一篇小说《像垃圾一样生存下来》,也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比较边缘或者比较奇特的经验。主要是写三个边缘人物心灵的挣扎。一个主人公叫林小雨,一个叫金生。这两个人物都是被甩到生活轨道之外的人,或者说生活的失败者,因为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抑郁症或者自杀倾向。林小雨去找一个和尚算命,但后来她发现这个大师也有精神的困境。金生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像《非诚勿扰》里面的那个“宝马女”,金生活得很艰苦,他妹妹要钱,女朋友也要钱,为钱所困,后来金生跳楼自杀了。林小雨活着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小说特别好的就是叙事的调子,适合表现主人公的生活,将灰暗的生活跟灰暗的语言基调结合在一起。另外,小说推进得也很好,金生和林小雨的故事,人生交叉的地方其实不是特别多,就在酒吧里偶尔的交叉,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但是又有某种结构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命运的张力,共同的像垃圾一样生存的命运的张力。小说里其他几个人物的心理冲突以及困惑,揭示得也很充分。我认为,丁真的小说,在叙事能力上体现了很强的功底。

一个有些变态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但是这个男人在性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困难,年龄差距也非常大,两个人在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痛苦,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心理纠结。为了报复这个男人,这个女孩又去结识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恰恰就是当年强奸过她的那个男人。这个故事从情节安排来说有些残忍,讲人跟人之间通过性关系的互相利用,这样的主题反映出作家对生活某种比较直观的看法和认识。

读这两篇小说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在题材方面,青年作家在开始进入创作的时候,比较追求题材的怪异性,可能是对普通的日常生活认识和体会还没有深入,所以对奇怪的东西捕捉能力非常强,但我建议应该更多去捕捉一些普通人的普通关系,虽然这对于创作来说非常难,但做这种创作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对普普通通的正常关系的生活能够把握得心应手,对今后捕捉很怪异的东西就有更深刻的体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青年作家在创作当中进步。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这一关过后的话进步就会非常快,成绩就会非常显著。

第二,模式方面,一些青年作家为了追求这种怪异,会比较追求偶合式的结尾。比如说黄慕秋这篇《深渊》就讲了跟女主角恋爱的人就是原来强奸过她的那个人,后来她发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整个人崩溃了。这种情节的安排,人为痕迹特别重,所以我建议青年作家选择题材时,在情节上慎用偶合式结尾。因为人为的痕迹跟生活逻辑不太一样,作家主观的东西不断去改造这个故事情节,使这个故事情节不断按照偶然巧合的方向去发展,这种情节很容易让你兴奋,所以可能会这样去安排它。我建议青年作家以后在用这种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慎用它,因为这种选择后面表现出我们对生活理解的一种片面性。

叶琛的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而且基本上是浪漫主义遗风的作家,爱是他诗歌的主题。他的诗有三个重要的元素:我、内心独白和表达的对象。因此读他的诗会感到温暖,能感到亲和力,同时再次证明了抒情和爱是很重要的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从浪漫主义渊源和表达现代人情感中间,叶琛的诗歌确实让人感觉到了温暖,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现方式,他的这种浪漫情怀跟以前我们熟悉的浪漫主义诗人不一样,更平民化、更亲切、更可能感怀。

如果要提出不足的话,那就是表达方式过于单一。他的诗,如果读一首我会很感动,但读久了我会感到一种疲倦。因为他的抒情方式都是我面对某一个事物的时候如何全心全意的、真诚的表达我对它的热爱,这样的抒情方式和抒情途径,会使得表达方式显得单一。

来一是具有现代性的一个诗人。第一,他的诗纯粹是用口语说出来的。比方说他的代表作《房子是空的》:“我有一座房子,四面墙,一个顶盖,一扇门,但是不是。大家都来找我,循着足迹,嗅着气息,扑了空。大家咒骂我,拆掉房子,还是一无所获。大家相信,房子是空的,这简直太真实了,像一个玩笑。”这完全是口语裸奔,完全不需要外界装饰,要用口语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一首诗能够成功地使用口语是很难的技巧。第二是他独到的思考和构思,体现出了诗歌的荒诞性。荒诞性是现代性很重要的因素。在诗里给人提供了两个荒诞性——他讲的很明确,但却是错的,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但明明白白就是错的;另外就是他发现错了,也是无解的。我觉得来一很重要的能力在于他的口语表述,但这种能力在来一的诗作当中不是始终贯穿,像《黑寡妇》就显得有些混乱。所以,我强调,现代性的叙述应该是干净的,是口语的,是一看就能够明白的,看明白以后,让人确实感到是错的、混乱的,但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为诗人叙述的混乱,把人引进一个混乱的境界。因此,我觉得来一要继续保持自己纯真的口语表述,同时要避免叙述上的混乱,这样才可能创作出更多的惊喜。

2013年12月20日 星期五

在这本“新荷小辑”中,屠国平、郁颜、叶琛、来一这四位诗人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屠国平是敢做减法的、有才华的诗人;郁颜是在具有悠久山水诗歌传统的浙江找到现代性突破的诗人;叶琛是在今天重新唤起了抒情,而且重新唤起了爱的力量的诗人;来一是很具有现代性的年轻诗人。

屠国平的诗写得非常简练、干净。在我阅读范围内,很少能够有像他这样做减法的诗人,他的诗几乎没有应用什么象征和各种手段,而是呈现了一幅幅的国画小品,读他的诗甚至使我想到了丰子恺的意味。

屠国平的诗歌有三个特点:第一,简约的意向、简洁的语言;第二,干净的画面,宁静而淡泊的内心;第三,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复杂的哲学。像这样的诗只有非常自信的诗人才能够做到,而且内心要非常宁静。比如最简单的四句话,实际上就像速写一样,“村庄在朴素的田野间微微拱起/精致的白云与午后的阳光吻合/孩子们属于例外/他们奔跑/仿佛来自另一种蓝调”,四句话就像一幅很小的国画小品,这样的小品显示了一种内心的宁静和对世界非常清醒的感悟,这是屠国平的长处。但我感觉这种长处有时候也有欠缺,他惟一首超过10行的诗《走在雪地上挂念起故乡的村庄》,篇幅长了以后,在另外一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上,就显得笨拙了一点。所以我觉得他在善于用素描式的小品,善于做减法的诗人上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但是要进行多样性写作的话可能还显得不足,因为成熟的诗人应该有丰富的表现手法。

郁颜的山水诗很有浙江诗歌的特点。我们知道,山水诗的创作,也像书法一样需要训练,中国山水诗很重要的一个哲学理念和悠久的文化传承,从郁颜一系列写山水的诗来看,能够体现出他已经有浙江的人文浸润,他有一种文人情怀,寄情山水,表现出了文学的修养和浙江文化对他的影响。如今,写山水使郁颜得到了诗坛的认可,但是写山水诗写到最后,有两个问题会摆到其中青年诗人面前。一个问题是中国山水诗有中国山水文化的哲学定位,这种哲学定位就是天人合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意境,表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忘情于山水,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寄托,这在中国山水是有完整体系的。这个体系就出现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前人在山水诗写作的方面做了很多,要在这些方面有新的突破非常困难,再写下去,就会显现出用现代诗来阐释经典山水诗的意境的重复;第二个困境,中国古代山水诗营造的是天人合一的意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诗人最好能忘情于山水。而现代诗歌要表现这个社会的矛盾、冲突,就像杭州这样的人间天堂上空也会充满雾霾,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它一个特点。但是这个东西在传统上很难找到可以效仿的,它就是现代山水诗和传统山水诗的一种矛盾,是一个障碍。我看到了郁颜在这种障碍面前突破的方式。在他的代表作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星夜感怀》,这首诗基本上以山水作为背景,主要是写当代人的现代内心的冲突。在他的新作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醉生梦死之夜》和《煎面包之夜》,前者写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内心的冲突和矛盾,后者把现代社会中新的象征引入了作品中。我觉得这两首诗有很重要的突破性作用,就是写山水诗的人,在旧的山水诗中间有两个出口,一个出口是正视你在现代社会中间,你的内心和古人一样能够忘情于山水,而你内心的那种冲突和矛盾,会给你提出新的表现的要求。而现代社会中,有现代意向和现代生活细节,一定要替代我们习惯的长桥、秋雨、秋歌等意象,寻找新的意象。因此,我觉得《醉生梦死之夜》和《煎面包之夜》有两个可喜的指向,一个是指向现代人的内心,第二个是指向你所面临现实中的生活场景,这两个指向既有对旧山水诗传统的继承,又找到旧山水诗的现当代性突破。郁颜在继承传统和吸收浙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同时又找到了自己一些新的可能的发展空间。

叶琛的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而且基本上是浪漫主义遗风的作家,爱是他诗歌的主题。他的诗有三个重要的元素:我、内心独白和表达的对象。因此读他的诗会感到温暖,能感到亲和力,同时再次证明了抒情和爱是很重要的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从浪漫主义渊源和表达现代人情感中间,叶琛的诗歌确实让人感觉到了温暖,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现方式,他的这种浪漫情怀跟以前我们熟悉的浪漫主义诗人不一样,更平民化、更亲切、更可能感怀。

如果要提出不足的话,那就是表达方式过于单一。他的诗,如果读一首我会很感动,但读久了我会感到一种疲倦。因为他的抒情方式都是我面对某一个事物的时候如何全心全意的、真诚的表达我对它的热爱,这样的抒情方式和抒情途径,会使得表达方式显得单一。

来一是具有现代性的一个诗人。第一,他的诗纯粹是用口语说出来的。比方说他的代表作《房子是空的》:“我有一座房子,四面墙,一个顶盖,一扇门,但是不是。大家都来找我,循着足迹,嗅着气息,扑了空。大家咒骂我,拆掉房子,还是一无所获。大家相信,房子是空的,这简直太真实了,像一个玩笑。”这完全是口语裸奔,完全不需要外界装饰,要用口语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一首诗能够成功地使用口语是很难的技巧。第二是他独到的思考和构思,体现出了诗歌的荒诞性。荒诞性是现代性很重要的因素。在诗里给人提供了两个荒诞性——他讲的很明确,但却是错的,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但明明白白就是错的;另外就是他发现错了,也是无解的。我觉得来一很重要的能力在于他的口语表述,但这种能力在来一的诗作当中不是始终贯穿,像《黑寡妇》就显得有些混乱。所以,我强调,现代性的叙述应该是干净的,是口语的,是一看就能够明白的,看明白以后,让人确实感到是错的、混乱的,但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为诗人叙述的混乱,把人引进一个混乱的境界。因此,我觉得来一要继续保持自己纯真的口语表述,同时要避免叙述上的混乱,这样才可能创作出更多的惊喜。

诗歌需要个性化的表达

□叶延滨